



登高望远

叶荣荣

行走

生活

人到中年,但逢天朗气清,会携一件薄衫,去登高望远。少时喜登高。彼时体瘦身轻,脚快如风,纵然山势峻峭,山道绵长,亦无惧色。哪座山头高,就往哪座山头去。足踏山巅,头顶苍穹,张臂伸腿,在天地间写下一个自我的“大”字。现在想来,是受“山登绝顶我为峰”情结的驱使。大鹏展翅,追风逐月,一览众山小,是少年风流。

少年登高,是一种征服。二十五至三十二岁,我在黄山谋生。三十六大峰,三十六小峰,峰峰奇峻,峰峰竞秀,峰峰也磨人。那几年,我领着不同的人,登着相同的山。登山信峰看曦阳,登丹霞峰看夕照,登狮子峰看苍雪,登光明顶看云涛。一个人的时候,在排云亭的石道上徘徊想心事。被群峦峰林困住,这是始料不及的。那些循环往复的山道我走得缺少意气,不如少时轻快,时有逃离之念。但这样的山,不得不登,这样的高,无法回避。终究没有一走了之,忍着性子上上下下,往复循环。

青年登高,是一场磨砺。四十几岁,常去城郊螺蛳顶登高。中年登高,不求峰耸凌云,只求心神舒怡。螺蛳顶高不过百余米,被周遭翠峦遮蔽其间,不显山也不露水。山间散布毛竹和山茶,映山红逢时现身,红绿间杂,相衬相映。杉木齐整直挺,石阶蜿蜒游走,落目处,叶落似飞雪,纷纷扬扬。这样的山,是中年人爱所爱。

中年登高,不再一鼓作气,把握好合乎生理和心理的节奏。用脚步的缓,诠释中年的慢,用呼吸的软,吐纳人生的淡。螺蛳顶北面临城。天青色,烟岚薄,群鹭低回山林晚。巷陌深,孤帆落,一江秋水絮斜阳。一座最不乏温情与烟火的徽州小城,是多少中年人的旧梦。有如百草园之于鲁迅,茶峒古镇之于沈从文,高邮水乡之于汪曾祺。难割难舍的情愫在笔下生辉,于纸间留光,成毕生之吟唱。

我儿幼的蹒跚、少时的仓皇、青壮的慌促都在这里存下了印迹。一个渺小的人在一座不大的城,有一条极不规则、难以捉摸的轨迹,唯高远处方可拨云见雾。极目远眺,求解这条飘忽曲线的走势答案,是中年登高望远的隐秘命题。南边面山。迎风而立,披上薄衫。薄衫,传递登高的心理暗示。山风掀起衣衫,哗哗作响,衣袂飘飘,有涤荡身心的快感和脱凡抛俗的满足。衣衫薄,不阻挡风的自在,又能撩起风的狂野,契合中年的释怀心境,激烈而不作乱,澎湃又不失平和。中年登高,适宜临城,城予慰藉。也宜面山,山愿接纳。最宜眺水,水善利导。水,随形就势,缓急相宜,是奔赴也是回归。

有一年登安庆巨石山龙头峰。举目远眺,独峰突兀,四水环伺,天开云阔。隐隐处水天一线,浑白浩渺,是长江东归去。山野寂寂,车马喧远,端坐看水,神游八极。坐久了竟觉,置下了一壶清茶,与空对饮,茶清心澄。落下了霏霏细雨,沾衣湿目,雨润眼明。心澄眼明,观江水随势,不辍奔流。思人生几何,何去何从。心底的块垒,如风扯柳絮,渐瓦解于无形,消弭于无迹。

中年登高,放心魂一次远游,于拘囿处做一次突围,从迷局里来一个转身。中年登高,不再与天地比高,意欲与山水相合。中年登高,是半生的解惑释怀。人活多年才会发觉,不同年岁的登高,姿势都一样:躬身、曲腿、抬升,到达的终点却大为不同。山还是那座山,人已不是那个人。登高望远,细思之,至臻的境界是抵达人生的岑寂,觉悟天地的阔远。在喧嚣里不言不语,于暗流间不慌不忙,如一片云,孤影高远,来去无踪。



山水相依 刘耶/图

徽园夏夜

查鸿林

傍晚,夕阳的余晖映照在合肥市徽园景区的山坡、草地、树木、牌坊、拱桥、宝塔、庙宇,以及标志性建筑五个高耸的火炬上,金碧辉煌。给秀丽宜人、景物雅致的景区增添了迷人的色彩。

徽园的夜是美好的。树木的枝叶在夕阳的映照下,投下斑驳陆离的光影,与地面上渐次开启的彩灯交错,仿佛是大自然精心布置的迷宫。石径两旁是平坦的草坪和五彩斑斓的花朵,在夕阳的照耀下更显娇艳欲滴,蜂蝶和鸟雀在花间穿梭、跳跃,更是平添几分生机与活力。湖面波光粼粼,几只黑天鹅在湖面上悠然自得,群鸭戏水生动活泼,有几只水鸟掠过水面,留下一串串涟漪。微风轻轻拂过,带着一丝凉爽和花草的芬芳,让人不由自主地放慢脚步,舒缓心境,沉浸在这份宁静与美好之中。

徽园景区建立于1999年,景区因汇集了各直辖市等比例微缩的代表性建筑和特色而得名。安庆的振风塔、铜陵的青铜鼎、黄山的太平湖和飞来石、池州的九华寺、蚌埠的大禹浮雕、亳州的花戏楼和曹操运兵道、滁州的醉翁亭、马鞍山的采石矶等等,不出景区,一览安徽名胜古迹。从而一举成为合肥著名的4A景区。

景区去年经提升改造,拆除围栏,五一节免费对外开放后,人流如织,吸引了大批省内外游客。现分为两大片区,徽南集是文化市集,这里小桥流水、亭台楼阁,好一派江南风光;淮风集是美食市集,全省各地风味小吃应有尽有,好一个美食天堂。

这里的夜晚热闹非凡。孩子们在大人的引领下,在宽阔的世纪广场上尽情玩耍,滑平板、滚铁环、打陀螺、骑童车,快乐无比,笑声不断;热恋的情侣则在绿树掩映下,说着甜蜜的悄悄

话;有着文艺细胞的中年男女,在世纪桥下,分排而坐,支起谱架,合奏一段《弯弯的月亮》,二胡、竹笛、箜篌、琵琶、葫芦丝,一起上阵,颇有乐队的范儿,一位中年妇女手持话筒,声情并茂地献唱,演唱完毕,她笑容可掬地主动邀请游客演唱,乐队备有十几首大众熟悉的曲目,免费现场伴奏。

非遗文化在徽园景区显得尤为突出。除雕塑小品表现出各地代表性非遗外,现场还有各式非遗文化作品展示。在徽南集区域,一位非遗传承人正在现场表演吹糖人,他五十开外,在他面前仅有一盆麦芽糖和细小的竹棒,他可以根据每个人的属相吹起吉祥物。一位小男孩在妈妈的带领下,要求吹一只小狗,他戴着白手套的双手,从盆子里取出大汤圆般的麦芽糖,在手中揉成一团,用一只指头慢慢塞进去,再把口捏成织衣针般粗细,抽出一段一米多长细丝,掐掉圆口的一小段,然后塞给小男孩吹气,小男孩放在嘴里,他一边不断地鼓励小男孩:使劲吹使劲吹,考不上北大考清华,一边手里不断揉捏着,几十秒,他手里就鼓起了一只张着大嘴巴的可爱的小狗。他拿着小糖人诙谐地说,看一看瞧一瞧,吹的不是小狗小猪小绵羊,吹的是中国文化。

还有孩子们最爱去的地方,是在徽园东南角的一家名字叫“无穹”的展馆,是航天航空科技馆。据介绍,馆内采用现代科技手段,将多种形式的航天航空展览呈现给观众,火箭升腾、卫星上天、空间站漫游,让观众在体验中感受着大国重器的魅力所在,众多孩子在家长的陪同下,戴着耳麦进入参观,童心在太空遨游。

美食赋予了徽园新内涵。如今徽园汇聚了安徽各地的风味小吃,徽州臭豆腐、下塘烧饼、皖北地锅鸡、淮南牛肉汤、寿县牛肉粉丝、阜阳卷馍、阜阳格拉条、芜湖虾子面、皖北豆杂面、小酥肉等等。

夜幕降临,华灯齐放,徽园像一个偌大的文化夜市,拉开帷幕。

夜谷场

姚中华

星空繁茂,人静夜深。一粒粒惊慌失措的稻谷,在谷场上互相拥抱、挤压,最终归集成一座金黄色的小山。它们刚刚离开田野,脱离被风雨摇晃的一生。从田野到谷场,一段不算长的距离,是一粒稻谷修成正果、走向成熟的标志。

父亲鼾声如雷,不时发出含糊不清的呓语。谷堆旁,今夜他终于可以酣畅淋漓地舒展四肢,让夜露擦洗他黝黑的四肢,也擦去连日的疲惫。谷场是他一辈子劳作最得意、最精彩的舞台。从这里通向田野,每一条田埂,都是他生命中的经纬。田间稻子如同他悉心调教的子民,也是他最挚爱的伙伴。从春到夏,他让禾苗与汗水嫁接,让稻穗在期待中如期灌浆、抽穗。稻谷了却了一生的心愿,父亲也完成对岁月的承诺。

母亲摇动着蒲扇,如同摇动着一首古老的歌谣。稻谷已经被晒干,颗粒饱满,成熟如同秋天的果实。她却依然难以入眠,谷场是她一年中最漫长的期盼。她用目光在谷堆上逡巡,不停丈量,用期盼将一堆稻谷分作几层,一层用作口粮,一层用作修房,一层留作冬天给孩子添件衣裳……一群蚊虫不解风情,围着她起哄。

夏虫唧唧,鼓噪是它们在这个季节宣示地盘的语言。谷场是它们的领地。曾经的家园,突然被一堆陌生的稻谷侵占,变了模样,它们似乎心有不甘。几只萤火虫贴着谷场,在黑暗中舞蹈,夜色如同半透明的纸张,被它们勾勒出一一些神秘的图案。

谷场不远处,几棵哨兵似的树桩,突然一阵扭动。一只夜宿的夜莺被惊醒,发出一声低沉的鸣叫。母亲下意识地向远方,几团乌云像巨大的怪兽,正在黑魃魃的天际,不知谋划着怎样的一场阴谋。它们聚拢着、滚动着,躁动不安,正朝这边移动着脚步。

母亲知道,夏日的雷暴不讲武德,常常突如其来,像一群强盗莫名其妙的劫掠。

父亲的梦境被母亲急切的呼喊和沉闷的雷声打断。暴雨,说来就来。他和惊慌的母亲上阵。他知道,一场暴雨会没收谷场上来之不易的收获。风声带哨,雷声怒吼,暴雨如注,谷场瞬间雨水横流。父亲企图护住成堆的稻谷,雨布和麻袋全部派上了用场。母亲找来簸箕、扁担,甚至木棍,试图给那些被风卷起的稻草一些安慰。而那些遇到雨水的稻谷,好像经不住蛊惑,伺机流窜。谷场,也是考验着父母体力和毅力的战场。

暴雨是一位不受约束的狂人,来去无常。不一会,雨过风停,天地恢复了宁静。只是,谷场像是一位狂士留下潦草的章节,一片凌乱。

父亲和母亲用湿透衣衫进行自我安慰。身上雨水嘲笑着汗水,顺着衣襟流淌。

一粒粒稻谷重新回归到谷堆,夏虫又开始鼓噪。雨,劫走了父亲的睡意。他只得与母亲一起,默默固守着谷堆,静静等待黎明的来临。

几颗星星重新出现在夜幕,微弱的光亮勾勒出父母在谷场上的身影,如同两尊如佛的雕像。